

◇似水流年

二零一五年,父亲走了。又过了一年,母亲也走了。从此,我们兄弟姐妹六人成了没根的浮萍。大哥说,就从今年起,兄弟姐妹们轮流坐庄,每年请客聚一次。就老兄弟、老姐妹们和各自的老伴参加,小辈们就不叫了。如此这般,一晃已过十年,排行最小的我,竟也马上就成“花甲少年”了。

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。人生亦如此,聚一次,少一次了。

前天,二嫂做东,邀我们去聚丰大酒店。除了三年前突然离开的二哥,其他人一个不少。席间,我提议大家随我去金湖住两天,去看看我厂里养的几十只鸡鸭呀、鸭呀、鹅呀,还有一群羊咩咩。兄弟姐妹们难得相聚在一起,去回味一下童年的农村生活。大家都说好,反正子女都已成家立业,了无牵挂。

于是,十一个人分坐两辆车,一路向北。

六年前,我去苏北创业,开了两厂。第一次去金湖考察,是大哥陪我去的,他是我下海创业的领路人。大哥今年72岁,小时候放过牛、种过地,高中毕业后应征入伍,入党、提干、转业,分配在工商银行的乡镇支行当领导,后来又和几个同学一起办企业。退休后和一帮战友们游山玩水,优哉游哉。近年迷上了摄影。大嫂说,老大出去旅游,除了不和垃圾桶合影,其它地方是都要拍照的。

车里放着些老歌,谁也没说

说走就走的旅行

[南京]周宏伟

话,只听着那旋律在车厢里悠悠地荡着。大哥坐在副驾驶上,头微微仰着,像是睡着了,又像是醒着,这模样,像极了当年的父亲。妈妈在世时常讲,大哥7岁时就会背着两罐奶粉,从玉祁乘轮船到石塘湾,去探望刚刚出生的二哥。

到达金湖时,已近黄昏。我的厂就在淮入江通道旁的银涂开发区,周围是宝应湖、高邮湖、白马湖。进入厂区,便先听见狗叫、猫叫,以及车间后面围栏里传来的鸡、鸭、鹅们叽叽咕咕的声音。一群羊争先恐后冲过来,以为我要给它们喂食。

兄弟姐妹们一下车,便都成了孩子。大嫂挽起袖子,就去捡那草窝里还温热的鸡蛋,口里连连称好。三个姐夫呢,背着手,踱到羊群边,一本正经地品评着哪只羊更肥壮,仿佛自己是个极在行的庄户人。三个老姊妹,则围着一群摇摇摆摆的雏鸭,笑得直不起腰。那笑声是清越的,毫无挂碍的。

池塘边,二嫂凝视着宽阔的水面。也许,只有她在大家的欢声笑语中想起了二哥。在我们兄弟姐妹中间,二哥是最聪明、最健康的,但造化弄人,他却最先离我们而去。小时候的二哥很顽皮,大哥出去当了兵,他便在家里摆大王。二哥在外面经常和小伙伴们打架,在家里也要和大姐、二姐争吵,但却从不欺负我和三姐。还记得,我最喜欢跟着二哥去楚家浜钓鱼,肩扛一根钓

鱼竿,手拎一只塑料桶,像只蹦蹦跳跳的跟屁虫。钓到了鲫鱼或串条头,我马上往家送,奶奶见了眯眯笑,立即去鳞挖肠,放点毛豆子隔锅蒸,那滋味,鲜掉了眉毛。二哥钓到了鱼,自己从不吃,说鱼刺会卡喉咙……

我招了招手,妻便走过去喊二嫂一起去烧晚饭。晚饭很简单,大铁锅煮的新米饭,喷喷香。从湖边买来的鲫鱼,用豆腐炖了,汤色乳白。鸡蛋是刚从鸡窝里掏出来的,和菜地上割来的韭菜炒一炒,色香味全有了。门卫的老陈杀了一只三年老鹅,放在另一只铁锅里,用捡来的柴火慢慢地炖着。我们围着一张大圆桌坐下,喝着茶,等二姐夫蒸的大闸蟹端上桌。

夜里,我独自走出厂门。月亮还没有上来,只有满天的星星,像一颗颗被水洗过的钻石。湖水静得没有一点声息,偶有水鸟扑棱一下翅膀,那声音便显得格外空灵。夜幕里,我又想起了二哥。他要是还在,我定要拿出珍藏的好酒,跟他好好喝两杯。可是,人生大抵如此,你以为来日方长,却不料,有些筵席,散得竟是这样猝不及防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 yzwbfxing@163.com

◇闲情偶记

买一朵云,慢慢走

[青海]南坡翁

卖棉花糖的是个头发花白的老人,推着辆吱呀作响的小车子,停在老树下叫卖。车头插着几朵刚做好的棉花糖,蓬蓬的,在午后的阳光里泛着柔软的光。

他正低头调着机器,见我来了,也不急着招呼,慢慢地从桶里舀了一勺糖,问:“要个什么样的?”我说,想要一朵云。他裂开干瘪的嘴笑了,眼角的皱纹堆起来:“云有各种样子,胖的,瘦的,你随便挑。”

我要朵最大的。老人转动竹签,糖丝一缕缕地飞出来,缠绕着,堆积着,渐渐有了形状。这过程让人心安——砂糖是看得见的,一会的工夫就成了轻飘飘的云朵。他做得很仔细,偶尔用竹签这里挑挑,那里补补,好像在完成一件艺术品。

棉花糖做好了。捏着棉花糖的柄,确实像把云朵摘了下来。我不敢走快,怕它散了,小心翼翼地走在巷子里。

这条巷子,我走过无数遍,今天忽然变得新鲜起来。墙头的猫在打盹,阳光透过槐树叶,在地上画出明明暗暗的影子。一个孩子拉着他妈妈的手,指着我的棉花糖咿呀说话。我撕下一小块给他,他小心翼翼地接过去,眼睛里充满了亮色。

我想起小的时候,也是这

样的下午,父亲带我买棉花糖。我总舍不得吃,拿着它走很长的路回家。可棉花糖是不等人的,还没到家,就塌了一半,手上脸上都黏糊糊的。父亲说,美好的东西留不住。现在在我好像明白了这个道理。

手里的云朵在一点点变小,每撕下一块,都甜得恰到好处。不是那种浓烈的甜,是淡淡的,化在舌尖上,很快就没了。

走到巷子尽头,云朵只剩下一光秃秃的竹签。我回头看看,卖棉花糖的老人还在树下,正给另一个孩子做云朵。这场景很平常,却让心里软软的。

我们总在赶路,赶着上班,赶着完成各种各样事。可偶尔,也该允许自己停下来,买一朵云,慢慢走。不是真的买什么,是给自己一个理由,把脚步放慢,看看平时错过的那些美好的瞬间,比如墙头上的猫,比如孩子脸上的笑容,比如阳光在树叶间跳舞的舞姿。

现在我常想起那个下午。其实我们的生活里这样的时刻不少:清晨第一缕光照进窗户,深夜读书时手边的热茶,甚至雨天里偶然闻到泥土的香气。这些都是我们向日子“买”来的云朵,不需要多少钱,只需要一点留心,一点闲情。

